

河宴

鍾怡雯 著

三民叢刊

109

河宴

鍾怡雯著

三民書局印行

河宴／鍾怡雯著.--初版.--臺北市：
三民，民84
面； 公分.--(三民叢刊；109)
ISBN 957-14-2197-9 (平裝)

855

84002259

© 河

宴

著作人 鍾怡雯
發行人 劉振強
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地 址／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郵 撥／〇〇〇九九九八一五號
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門市部 復北店／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重南店／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
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四月
編 號 S 85292
基本定價 叁元陸角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。不准侵害

ISBN 957-14-2197-9 (平裝)

《河宴》序

陳慧樺

鍾怡雯有許多面貌，那是三年多之前為她的兩篇散文〈山的感覺〉和〈島嶼紀事〉撰寫推介時未嘗體認到的，未嘗體認到主要是未看到她的另外一些篇章如〈我的神州〉、〈外公〉和〈村長〉等，而這些篇章當時尚未出世呢。現在在讀完怡雯結集要出版的這本《河宴》後，我必須更正說：鍾怡雯為多面的夏娃，其散文創作不斷在成長之中。扳指算一算，發覺她有清新亮麗的一面，也有較為穠艷的一面，不過貫穿這略為不同風貌的篇什的是她的詩意和細膩。怡雯似乎較為擅長於長篇鋪陳，把敘事和抒情溶混在非常細膩的景物描寫之中，她的靈氣和透視在在都點亮了她的文字意境與網面。

先談怡雯的敘事。這應以〈外公〉、〈村長〉和〈我的神州〉為代表。鍾怡雯可說是在其外公的呵護下長大的，故對外公當然就懷有深厚的感情。她外公不賭不酒，可卻嗜抽水煙，說話必然在句尾拖個感嘆詞以釋出其豐沛的情感。生在古代，他必然應是使客型（所謂

Robin Hood 型人物)的人物，因為他擅長翻山越嶺，獵取飛禽走獸，套句鍾怡雯的話說：「在那段匱乏的歲月，外公像一隻荒山野地裡四處覓食的機靈豹子。」即使改採我的文字來敘述，她所提供的材料仍舊是生動、生趣盎然的；她常常會在乾癟、抽象、平典的半個句子之後來一個鮮活的描述。這種敘述策略在上提這三幾篇散文中固然明顯可見，在其他大部分較重抒情兼雜描寫的文章中更是處處可見。

怡雯在〈外公〉裡說：「改變我的，卻是外公」，然後又說她外公雖是文盲，卻擁有「生活的智慧，和開朗的性格。」我想這些都造就了怡雯較為爽朗樸實的性格，故其文字就較少（幾乎沒有）某些所謂才女的愁悵和怨懣。其外公人緣好，又會說故事逗樂人，這都對一位文人是有影響的。另一位影響她的應是〈天井〉這篇中所抒寫的「奶奶」了。鍾的奶奶堅毅不拔（此乃客籍人士的傳統性格吧？），孑然一身在那窮鄉僻壤過日子；她跟鍾的外公一樣，也很會說故事，可她講的卻是神話故事。怡雯國民小學入學之前都跟奶奶生活在一起，常常「沉醉在奶奶編織的神話故事中」。在〈天井〉這篇散文前頭，她寫到跟天井有關的龍蛇時說：

奶奶說龍能呼風喚雨，下雨前滿天湧動的烏雲就是龍在打滾。或者井底是一個晶瑩剔

3. 序《宴河》

透的龍宮，宮殿門口站著手持戟矛利刃的魚兵蟹將，宮裡歌舞昇平，日日弦歌絲竹不斷，或許……許多的或許，委實因為井水太幽深。

除了描述生動之外就是想像力豐富，作者因井水深邃遂聯想到許許多多跟龍蛇有關的故事。

除了上提的敘述策略，怡雯另一項特色即是「先論後敘」。〈外公〉一開頭不久即提到作者跟外公親近的原委——內向多病和被動的個性有需「轉折」——然後即殺出一句「改變我的，卻是外公」，而整篇文章都在演敘鋪寫外公的風趣為人、爽朗個性對作者的影響。〈村長〉先寫村長的怪異行徑，然後作者即說：「除了嗅泥土的怪癖和晚上不太睡覺之外，村長可是個好人。」其實通篇文章都在推演作者何以認為村長是「好人」這個命題。甚至像〈天井〉這樣一篇描述多於敘事的篇章，作者亦在開頭第四段拈出命題來：「井水醞釀了我醇美芬芳的童年，又研出一池好墨在我回憶的扉頁揮灑一則童話，一則不褪色、溫馨甜蜜的童話」，而這些都跟奶奶的溶鑄有關聯。我們姑且稱呼這種敘事鋪寫策略為「先論後敘」，或者叫做「反高潮敘事法」，生動的人物素描都會在這種夾叙夾議的後頭全景演出。

然後從〈我沒有喊過她老師〉、〈迴音谷〉、〈靈媒〉、〈人間〉到〈鳳凰花的故事〉等等應是比較全面的「夾叙夾描式」篇什，敘事與描寫的比例似乎顯得愈來愈勻稱，而且在

這些篇章裡，我們發覺怡雯的意象叢越來越稠密，節奏也愈來愈明朗，也就是說，這些篇章的抒情韻味越來越濃。

怡雯的文字大體上都算相當精鍊，句子大都以簡短為特色，兼有古詩詞的韻味和優美，譬如〈我沒有喊過她老師〉中有「漫步鐵路旁，風在茅草間流竄，不時捉狹的撥弄我們的髮梢衣襟。」和底下這樣的片斷：

天地朗朗，山巒尖拔，茅草平濤無垠，儼然一幅絕妙好文章。一棵老樹佇立火車站旁，滿地熟透的果子晶亮，色澤飽滿、油黃。果不可食，兩個巴掌大的葉片沾鹽生嚼，卻異常鮮嫩，透著原始的野香。

這些句子都簡潔到極致，所刻劃的直逼中國山水畫中的境界，可見她涵泳中國古詩詞所摘取到的營養，這樣的文字早已可跟簡嫻與張曉風並駕齊驅了。可是，怡雯有一項她們所沒有的武器：現代詩創作經驗，這項經驗常可協助她直透事物之核心，淘挖到富有靈視的閃亮片斷和意境，而節奏感似乎都並非最重要的質素了。

何寄澎在評怡雯的〈人間〉這一篇時提到「作者的筆法非常特殊，大部分的筆墨都在寫

外在的景物，彷彿著意人物甚少。其實景物的描寫多寡有人物的心境或氣質、形象在內。」這些話的確能拈點出怡雯散文創作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：借物寫人，這種抒寫策略在「夾敘夾描式」這些篇章裡固然顯得突出，其實在其他以敘事及以描寫為主的篇什裡也一樣發揮功能，想來鍾怡雯對王國維所說的「以我觀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」這種說法一定是很熟悉的。「借物寫人」再加上我上面提到的「從平典中奇出」、「先論後敘」以及「夾敘夾描」等式，大體已很夠概括怡雯整個創作策略與風貌。當然，我們也可以指出來，這裡所說的創作策略大體上都是比較可以習而得之者，而真正構成一個作者的靈視和精髓——那種超越的似乎有些渺茫的精神境界——卻是秉賦天生而得之者，那可不是每一個作家都能擁有者，而我覺得，怡雯多少是擁有這種奇特秉賦的，也請善為珍視發揮之。

我在「島嶼」為烏托邦的翻版？／一文中即已提到怡雯文字的細膩、飄逸、颯脫和感性，所有這些特質最能在她的第二三類篇什中同時呈現出來。譬如她在「人間」裡所描述的跟小祖母的認同，又例如她在「鳳凰花的故事」對鳳凰花大幅度鋪寫（其實即在暗喻「出落得水芙蓉一般」的陳阿姨曇花一現的生命），她幾乎跟標的物都溶為一體了，那麼投入，那麼帶著溫馨與關懷，可她卻從不濫情（低調和含蓄可應該是她文章的另一個特色了）。

請看怡雯在「鳳凰花的故事」前段如何寫陳阿姨：

樹的影子愈來愈短，大地像蒸籠般騰冒熱氣，風不知道躲到那個角落午睡去了，我漸漸的有些迷糊。她向我走來，一貫的微笑。單薄的身子輕得蜻蜓點水似的。微啓的唇像飄落的鳳凰花又像翻飛的紅蝶。明亮的陽光下，那淺淺薄薄的笑意像罩了晨霧般有些虛幻飄渺。

她的出現到底是真實還是虛幻？再看怡雯描寫雲絮：

團團雲絮先是化為狗，瞬即蹲伏成貓，然後牠睡醒了，伸展四肢、站起、弓背、伸個懶腰，忽然卻又形變為模樣猙獰的怪獸，張牙舞爪作勢要撲過來。才一會兒便又散開，重重疊疊的湊成棉花絮，浮貼在天上。一些扯碎的孤孤單單的浪跡他鄉。（前引文中段）

這些優美片段是否跟作者所要描繪的對象有些許關聯？你若不信，則請再看《鳳凰花的故事》快末尾這一段：

7. 序《宴河》

細雨斷斷續續滴了幾天，鳳凰花遞次開放。先是一小撮害羞的點染著末梢，後來仗恃著朗朗陽光的嬌寵，便大著膽子放縱起來，一大叢一大叢往綠葉潑去，不過幾天便燦紅了整棵鳳凰木。那陣子無論走到那兒都像有熊熊烈火燃燒著。靠近白色建築物那棵簡直是火傘一把，樹下則是一張花瓣織就的紅氈。樹上地上全是激激的殷紅。那姿勢像是要把生命推向頂峰，作一次全心全意、轟轟烈烈、無怨無悔的演出。村子裡的人都說那棵鳳凰木瘋了，紅得如斯不尋常、如斯駭人。

鳳凰花紅慘慘的演出難道不就是陳阿姨短暫生命的隱喻嗎？

怡雯比較偏重描寫的篇章應是〈來時路〉、〈島嶼紀事〉、〈山野的呼喚〉和〈山的感覺〉等篇，在這些篇章裡，讀者諸君仍可尋繹出我在本文裡提到的種種創作策略，只是在這些篇章之中，描繪才應是主軸。而「我」對物的觀照其實多少也能折射出對「我」的深入了解。讀者諸君您們是否可以接下去開始詮釋？

（臺北・九五年二月一日）

華年錦繡

——序鍾怡雯散文集《河宴》

楊昌年

多年從事文藝研究、教學的認知，有鑒於文學發展始盛終衰的生物性，可使我們驚覺到一甲子之前興起的五四文風業已老邁衰微，即將在新起風貌的代興之下歸束沉潛，而成為文學史上的一段里程。盛衰遞嬗之理是由於文學的不全性：昔年五四，以其自由、語體的新異之姿，形成為格律拘限、而與生活語言脫節的古典文學的反動，雖然以它的優點糾改了上文風的缺失，但先天的不全性仍然存在，自由語體化的另一面即是空泛平凡的藝術深度不夠。時至今日，五四文風業已逐漸老化，代興的精緻文學始兆已現，即將以其優美精緻的藝術特性，風行現代，成為文學上新的主流。

這——是為我所秉持的教學理念之一，在如此理念的前導之下，影響著學生們的創作與研究，通過切磋琢磨，遂能有一顆顆年輕、閃亮的創作才華展現。而鍾怡雯，她是散文方面

最為燦煌的一顆。

多年前就已發現了她的才華，此後，一直在關懷中看著她進展——得獎、上研究所……及至第一本散文結集問世，里程刻度的明晰，是將有助於跋涉寫作長途者的自信，亦是有助於讀者們對這位年輕作者的了解。

就文藝評估內涵形式的二分法言，雖然神明骨髓的內涵尤重於血肉豐采的形式，但我從事評估的慣性，仍是由文字形式入手。怡雯的筆觸，符合前述的精緻文學的條件，而描寫尤為鮮活，抽樣如：

屋前的馬櫻丹一樹金黃細細的花蕊粉屑灑了滿樹，清瘦卻遒勁有力的枝幹透露著不屈和頑強。嫺靜的黃花悄悄的開，不著痕跡的落，稀稀疏疏透著落寞。即使風雨來襲，依然不會全部掉盡，總會有好幾朵氣定神閒的傲立枝頭，和天地萬物一同欣賞日升月落。（八人間）

水聲在不知名的地方，用靈動的顫音，輕輕對我招喚。穿過蒹鬱的樹叢，落葉的吁嘆驚動鳥群，紛紛撲翅飛起。走著走著，恍然這是一條通往外婆家的小路。然而童年的

甜美就像不耐舔的棉花糖，唇齒留香間，便忽已長大。（△河宴▽）

以上引文，除卻形容、譬喻功能的鮮活恰當之外，另外還有著典麗，那是她濡染自學習環境的特色，而第一則中，「和天地萬物一同欣賞日升月落」的睥睨，第二則中「水聲在不知名的地方，用靈動的顫音，輕輕對我招喚」的詩化，又已形成她文中剛柔相濟的采姿。

當然，通過文字，評估的指向必然是由情及理。怡雯常能以充盈之情，自然地傳達理念，以下是我採擷的抽樣：

他更瘦了，連聲音也乾刺一張脆薄的紙，一戳就會破。我不斷提醒自己，只要一雙聆聽的耳朵，千萬不要觸動任何感傷的情緒。

他先是用還算平靜的語氣敘述自己的去處，轉學的手續已辦妥，寄宿的親戚家環境還不錯……。「以後不能幫妳採芒果了。」聲音低了下去。

我心裡一陣顫動，說到要害了。

「這個給妳。」是一袋圓石，「十五個，妳快過生日了。」

我抬起頭，僅僅一瞥，四目相接，卻從彼此的眼神讀出心裡的秘密和年少的執拗，以

及掙扎。兩人都沉默，該說的，都交給十五顆乾淨的圓可石。

他背過身去。踏上腳踏車。略遲疑。回頭。揮一揮手，慢慢的消失在路的拐彎口

……。

我想起湖畔的牽牛花。她的小碗裡，一定盛滿昨夜未乾的雨水。（〈亂葬的記憶〉）

這一則，抒寫的是黯然的雅情。十五顆乾淨的圓石，物是而人非。人的遠去與消失，那是「平蕪盡處是春山，行人更在春山外」的不忍與不捨。這一段結尾最佳，牽牛花的小碗裡滿盛昨夜未乾的雨水，象徵著一泓清澈中的淚水盈滿。

通過人事景物等題材，通過了情，散文的主題理念乃告開發，「若讓山有所選擇，想必不願接受成長的諸多折難，儘管那是蛻變的過程。無奈，必須。」無奈的是人生的必須，跋山涉水經歷磊珂的荒涼蒼涼，儘管不願又何能拒免？〈我沒有喊過她老師〉中的人與事，是為「民胞物與」的人生之悟。〈亂葬的記憶〉中人事棋局的感慨、世事一場大夢，人生幾度秋涼，理念的省得雖然不免於宿命的衰颯，但也是短促不全人生中的無奈喟歎，對年輕的作者言，這種感傷來得太早，但這也顯示了作者思想的進展超前。〈山的感覺〉一篇之中，儘多有理念之珠閃耀可取：了解到生命、生活的真實，始知現在走的，正是古人的覆轍，閱讀

與生活印證，始信古人所言不虛，此後，大可以去書頁之中悟對古人，一同唏噓。生命不停接受冲刷，外方內方的原型果能磨得外圓內方的理想？生命是一條不斷流動的水，而人的存有一只占其中一段，儘管細流與江河小大不同，但所擁有的時間卻是相差無幾。「春風來似不曾來」，說的是人與自然的「渾然無隔」，若是深究，那是「相看兩不厭，惟有敬亭山」、「問余何事棲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閑」的李白情懷，是為「物我不分」，接近「人與宇宙之間的諧和——天人合一」的境界。

錦繡華年的怡愛，乘華年精心為文。文如錦繡，想必能引發眾多年輕心弦的共鳴。這是她的第一本結集，祝福她能賡續精進，以才情的馳騁，在文藝創作的江流中蔚起洪峯。是為序。

一九九五年元月廿日

河 宴 目 次

陳 序

楊 序

□ 輯 一

我的神州

人間（中央日報文學獎）

我沒有喊過她老師（新加坡金獅獎首獎）

迴音谷（教育部文藝獎第三名）

河宴

靈媒

村長

我的神州

0	0	0	0	0	0	0
5	5	3	3	2	1	0
9	1	9	1	1	3	3